

电
视
文
学
剧
本
全
集



海 岩 著



河流如血

现代出版社

河 流 如 血

海岩 著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河流如血/海岩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05

(海岩影视文学剧本全集)

ISBN 7-80188-505-8

I. 河... II. 海... III. 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022458号

河流如血

监 制: 何 悦

责任编辑: 张 晶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64240483 (传真)

电子邮箱: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市平谷早立印刷厂

开 本: 925×645 1/16

印 张: 38

版 次: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7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188-505-8
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第一集

鉴宁公安大礼堂 晚上

鉴宁市的公安大礼堂里锣鼓阵阵，一台简陋的杂技正要得如火如荼。一个美貌的黑衣少女口喷火焰，惊得台下一片惊呼。九岁的陆保良坐在侧幕边的一只小板凳上，从这里可以把整个舞台看得清清楚楚。

成年保良的画外音：“我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孩是在鉴宁的公安大礼堂里，我忘了那天是个什么节日，父亲带我去看了一场杂技，那场杂技给我印象最深的，是一个黑衣黑裙的年轻女孩。那个女孩神通广大，面目俊美，她的嘴里能喷出一团一团的火焰，让全场的观众都看得热血沸腾。”

黑衣少女仰面朝上，喷出一口冲天之火。场内观众疯狂鼓掌，喝彩之声此起彼伏。

保良家 夜

保良梦境：那个威风凛凛的喷火女孩出现在保良的梦境，喷出的火焰发出撼人心魄的轰鸣，火焰映红了女孩娇美的脸

庞，也映红了梦中的整个背景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了这个女孩，尽管我已经记不清她的容貌，甚至也记不清她的年龄，但那个女孩却成了我心目中一个最完美的女人。在此之前我对女人的概念，只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姐姐。”

保良家外 白天

保良的母亲提着刚刚买回的一篮肉菜走进陆家居住的小巷，又走进了陆家的院子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母亲年轻的时候，肯定是个标准的美人。母亲不仅美丽，而且是一个最有女人味的女人。”

2

保良家 白天

保良的姐姐正在自己的屋里对镜打扮，听见母亲进家，连忙走出卧室，接过了母亲的菜篮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姐姐比我大七岁，我九岁的时候姐姐正好十六。姐姐和母亲一样漂亮，可她的性格却不像母亲那么柔和。姐姐的性格显然随了父亲。”

保良家巷外 白天

一辆警车停在巷口，父亲下车向开车的于叔叔说了句什么，才走进了巷子。

保良家 白天

父亲走进家门，先是脱下警服，卸下手枪，然后检查保良的作业。保良紧张地看着父亲的脸色，大气不出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父亲和母亲从里到外都截然相反。母亲唠叨但凡事能忍，父亲沉默却毫无耐性；母亲表面总要姐姐让着我，其实和姐姐最最贴心；父亲明里处处关照姐姐，暗里却把一生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。”

保良家 晚上

晚饭的时间到了，姐姐帮父亲端茶，保良帮母亲摆碗，父亲在给什么人打着电话，通话的表情始终严肃。

姐姐从保良手上接过了一锅热汤，冲保良笑着说了句什么。

废砖窑 白天

保良和他的同龄好友在他家后山的一座废窑里磕头结拜，他们看着自己手指头上扎出的鲜血滴进清清的白酒当中，一口血酒辣得三个少年龇牙咧嘴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我在十岁那年跟最要好的同学李臣和刘存亮磕头结拜，自号鉴宁三雄。就是因为父亲也是在十岁那年玩过一场“桃园结义”，而且和我一样，也在那场结义中排行老三。在父亲少年结义的三人当中，老大中学没毕业就跟着父母出国定居去了，从此没了音讯；老二长大后下海做了生意，后来一直和父亲情同手足。”

保良二伯家 白天

保良和姐姐跟着父亲母亲来到二伯家做客，二伯和二伯的儿子与保良一家亲热异常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二伯姓权，二伯的儿子权虎，还有二伯的干儿子权三枪，也都冲父亲叫三叔的。”

保良父亲和保良二伯在客厅里谈笑风生，权三枪为两位长辈递烟点火，母亲把她带来的一罐炖菜交给二伯家的保姆，并且向保姆细心嘱咐着什么。权虎则拉着保良和姐姐跑出屋子，在院子里玩耍起来，每个人的嬉笑声全都单纯无忧。

派出所 白天

保良父亲走进一个派出所的办公室里，屋里的民警都亲热地和他打着招呼。权三枪鼻青脸肿地坐在屋角的椅子上，保良父亲训斥了他两句，用手拍拍他的头，让他站了起来，让他向

派出所的民警们鞠躬认错，然后谢了众位民警，带着权三枪出了屋子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那一阵二伯经常求父亲帮他办事，因为父亲在公安局的刑侦队里当大队长，关系多，有特权，那些年帮二伯蹚了不少路子。有一次二伯从小收养的干儿子权三枪跟同学打架被派出所抓了，就是父亲亲自去给保出来的。”

街边一个餐厅门口 白天

权三枪和几个同伴在这里吃饭，突然间因双方口角动起手来，一时桌翻椅倒头破血流……

巡警赶到，斗殴者四散而逃，巡警抓住权三枪，把他按倒在地。

4

看守所 白天

父亲带着权三枪走出看守所的铁门，上了一辆公安牌照的汽车。

街道 白天

父亲开车送权三枪回家的路上撞上了一辆过街的马车，父亲的汽车打着横转终于翻倒。权三枪从侧翻的车子里爬了出来，拖出了腿部受伤血流不止的父亲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一年以后权三枪又在街上跟流氓打架，父亲又是四处活动，二伯也给被权三枪打伤的人家里塞了钱财，才把他这个不争气的干儿子给捞出来了。就在接权三枪出来的路上，父亲出了车祸，权三枪头上蹭破了一小块皮，父亲却从此成了瘸子。”

医院 白天

权虎陪着二伯匆匆赶到医院，走进了父亲的病房。病房里，刑侦大队的于叔叔等几个民警正围在病床周围，权三枪头上缠了纱布，站在一边满脸羞愧。

二伯狠狠地瞪一眼权三枪，然后走到父亲床前。

鉴宁公安学校行政科办公室外 晚上

天色已晚，早已过了下班的时间，鉴宁公安学校的办公区里静了下来。保良一个人等在办公区的走廊上，等着父亲蹒跚着走了出来。

鉴宁公安学校门口 晚上

父亲带着保良走出鉴宁公安学校的大门。

保良家小巷 晚上

父亲一瘸一拐地走进灯光昏暗的小巷，保良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，父子二人全都默默无言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我没有想到，我一直视为英雄并全心崇拜的父亲，成了一个瘸子。成了瘸子的父亲一下子苍老起来，我这才明白，人的两条腿就是人的支柱，一旦缺了一截，整个人就会变得七扭八歪。”

保良家 晚上

父亲走进家门，对桌上的饭菜看都没看一眼，就踱进了自己的卧室。母亲和姐姐小心翼翼地望着父亲的脸色，都把询问的目光，向随后进屋的保良投来。

母亲向保良问着什么，保良摇着头做了回答……

保良画外音：“父亲的工作也换了，一个瘸子再赖在刑侦大队那样一个冲冲杀杀的队伍中，似乎有点不成样子。所以上级就把他调到了公安学校，虚挂了一个副校长的头衔，再兼了一个行政科长的闲差。和以前刑侦大队的职务相比，据说还算提了半级。”

公安学校仓库 白天

父亲指挥着几个干部和工人在搬运仓库。一个干部请他在

一个调拨单上签字，父亲找笔，签字，签得潦草而又迅速。

新建校舍的工地 白天

父亲来到工地，听取工地负责人和监工民警的汇报，父亲面目疲惫地听着，偶尔指指点点……

保良家 晚上

父亲在打保良的屁股，打完后又责骂姐姐，姐姐辩解着什么，母亲上来拉开姐姐。保良在一抽一抽地哭着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原本就脾气暴躁的父亲回家后的脾气就更加暴躁，尤其是在我的学习成绩下降的时候，父亲总是一副痛心疾首、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”

6

保良家 白天

父亲又在检查保良的作业，他敲着作业本训斥保良，再次打了保良的屁股，但保良没哭，边打边骂的父亲反倒哭了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父亲打完我之后常常会声泪俱下，向我倾述他的人生理想和我的一腔希望。我在父亲哭歪的脸上，再也找不到一点英雄的影子了。但我还是向父亲保证，从此努力学习，再不贪玩，一定要考上公安学校，甚至考上省里的公安学校，子承父业，成为一个最优秀的中国刑警，完成父亲未竟的人生志愿和家族理想。”

十一岁的保良，忽然怜悯父亲。父亲向保良说着什么，保良向父亲回答着什么，父亲擦去眼泪，继续挥着双手教育和激励着保良。

保良读书的学校 白天

父亲参加了保良的家长会，会上看了保良和同学表演的节目，父亲的脸上，终于露出一些欣慰的表情。

保良的学校外 白天

父亲带保良走出学校，在回家的路上，给保良买了冰激凌吃。

父亲看着儿子吃着冰激凌的样子，脸上现出慈爱的光芒。

父亲对保良问道：“保良，爸爸打你，你恨不恨爸爸？”

保良嘴里嚼着冰激凌，摇头：“不恨。”

父亲点头，说：“你看，爸爸从来不打姐姐，姐姐是女孩子，长大了嫁个男人，生了孩子也是给人家生的。咱们陆家今后在世为人有没有脸面，就全靠你了。你明白吗？”

保良边吃边点头。

父亲又说：“你于叔叔昨天还说，老陆你怕什么，好好把儿子培养出息，将来到刑侦大队工作，一定不比你差。你于叔叔马上要当副局长了，如果我的腿没出事的话，还轮不到他呢。”

保良听着，受到感动，手里的冰激凌都忘了吃了。

父亲说：“吃吧，小心化了。”

保良又吃了起来。

学校 白天

保良上课，他积极举手答问，认真写着作业。

保良在上体育课，他的短跑成绩遥遥领先，旁观的同学为他助威呐喊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在小学还没念完的时候，我就正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，十一岁就确定人生目标的孩子，至少在我周围的伙伴当中，还没有见过。”

学校外 黄昏

学生们放学离校，保良的几个同学兴高采烈地争论着什么，从保良身后走过去了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虽然在我的同学当中，也有很多人今天发誓要当宇航员，明天发誓要当总经理，其实都是即兴说说，不

往心里扎的。”

百万豪庭大酒楼门口 白天

酒楼的开业庆典异常热闹。

二伯主持仪式，有当地领导为之剪彩，酒楼的门前嘉宾云集，彩旗飘扬。

百万豪庭大酒楼门口 晚上

权三枪开车把保良姐弟拉到酒楼，权虎迎了出来。

姐姐下车后惊讶地打量着酒楼辉煌的大门，说：“哇，真漂亮！”

保良高兴地跑上台阶，说：“权虎大哥，这座大楼都是你们家的吗？”

权虎：“是啊，走，我领你们参观参观。”

百万豪庭大酒楼内 晚上

保良姐弟跟着权虎参观着酒楼华丽的大厅、包房和各种娱乐设施。保良在前面好奇地东看西看，姐姐和权虎在后面边走边聊。

姐姐：“……你还有半年就该毕业了，干吗这么急着退学，大学文凭真不要啦？”

权虎：“我爸让我退的，我今后这辈子，肯定得跟着我爸在百万公司干了，我爸的公司这两年做大了，在鉴宁和外省都开了好多项目，我爸让我先替他管好这家酒楼。我爸现在可缺人呢，连三枪那种牛脾气，我爸也让他学着办公司里的正事了。我爸说，我们这种公司还是得靠自己人，外来的人再能干，和我们也不是一条心的。”

姐姐：“唉，你这辈子算有目标了，我以后还不知道到底干什么呢。”

权虎：“咳，你先把大学上完了再说吧。”

姐姐：“我越想越后悔，当初干吗要考师范学院呢，反正

我毕业后也不会去当老师的。”

权虎：“不当老师你想干什么？”

姐姐没吭声，也没既定主张似的。保良一直听着他们交谈。他也关心姐姐的未来。

权虎：“哎，你不如也退了学，然后去北京报考戏剧学院或者电影学院怎么样？你长得这么漂亮干吗浪费这个资源呢。”

姐姐：“退学？”

保良家 晚上

保良一边做作业，一边听着母亲和姐姐的对话。

母亲：“退学可不行。好不容易考上的可千万别随便退了。”

姐姐：“权虎让我去北京考戏剧学院和电影学院，他说……”

母亲：“别他说什么你听什么。咱们跟你二伯家的情况可不一样，咱们不能冒这个险。”

姐姐：“二伯对咱们家那么好，万一我考不上戏剧学院电影学院，我就去找二伯，到二伯的百万公司找份工作去。”

母亲：“你还不知道你爸的脾气吗，你爸可不想去求你二伯。”

姐姐：“那我自己去求二伯，或者我让权虎哥帮我去求二伯。再说二伯过去也没少求过我爸呀。”

母亲：“你爸过去是帮了二伯家不少忙，你二伯和你爸结拜的时候也发过誓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。可你二伯现在真的有福了，他好几次给咱们家送钱过来，你爸都是要面子坚决不收的，小小不言的礼物倒是无所谓，拿人家钱你爸就觉得没脸面了。”

母亲正在用一把小刀削着苹果，姐姐说：“这小刀不就是我二伯送的吗，这还是从瑞士进口来的呢。”母亲没说话，姐姐又说：“我这手机不也是权虎哥送我的，这有什么。”

保良家巷口 傍晚

一辆奔驰轿车开至巷口，二伯和权三枪走下车来。巷口和巷内的居民们都好奇地看着他们的车子，看着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陆家的小院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二伯的公司如同生面发成了馒头，膨胀之快就像大变魔术。二伯的业务忙了，来我们家串门的次数也自然少了。但每次来，不是送点吃的，就是送点用的，从没空手来过。”

保良家 傍晚

二伯把一只崭新的手机放在父亲面前。

二伯：“这是 NEC 最新款的，你那手机也该换换啦，都用多少年啦！”

父亲推谢：“不用啦，我那个手机还可以，用着挺好。”

二伯：“拿着，咱们是兄弟，兄弟送的东西不算你受贿，哈哈！哎，我还是说，你干脆辞了公安学校这个没人待见的小官，跟着我投奔商海算了，咱们一起好好干一番事业怎么样！干不成事业，至少也是快意人生。”

父亲笑笑，抱拳一揖：“二哥，谢了。咳，我现在这个单位不大，可事情忙得很，实在走不开呀。”

二伯也笑笑：“真舍不得这身官服呀？你现在脱了，将来可以让保良穿嘛。咱哥俩说好了，你跟我下海，将来保良要是考上公安大学，学费我这当二伯的全包！”

保良看父亲脸色，父亲没有说话。

二伯说：“咱们哥俩水里岸上都得有人，咱们俩穿西服开大奔，让孩子穿官衣开警车。这年头做生意，还必须这样水陆两栖！”

父亲又笑笑，说：“是啊，保良就随我了，就是当警察为国效力的命，不图别的。”

保良家 傍晚

保良放学回家，一进门姐姐就喊：“保良，你怎么才回来，快去洗个澡，待会儿权虎他们就该来了。”

保良纳闷：“权虎大哥来干吗？”

这时，母亲正从鞋柜里拿出父亲的一双鞋子，送进了父亲的卧室，路过保良时笑问：“今天什么日子忘啦？”

保良：“什么日子？”

姐姐：“你多大啦，这么健忘！”

保良：“我……十三啦，啊，今天我过生日！”

姐姐：“对呀，今天二伯专门给你过生日，请咱们到百万豪庭大酒楼去。你快点吧，爸妈也去。”

保良兴奋地脱衣服钻进卫生间：“好好好，马上马上。”

保良家巷口 傍晚

权三枪开着一辆宝马车来到巷口，权虎下车，朝巷口走去，权三枪拎着几只礼品袋，也跟了进去。

保良家 傍晚

权虎恭敬地和保良父母寒暄，尊敬中含着一点拘谨：“伯母、伯父，这是我们百万豪庭大酒楼自己做的点心，我们新请来两个广州的面点师傅，他们做的这是港式的点心，你们尝尝。”

保良父亲点头说：“谢谢。”又说，“小虎、三枪，坐吧坐吧。”

母亲客气道：“我们就不吃了，你们干吗还带这么多来。”

权虎说：“您放在家慢慢吃。”

权三枪拿出一盒巧克力，对保良说：“保良，这是送你的，这是意大利进口的巧克力。”见保良高兴地接了，又笑道，“吃多了牙疼啊。”

权虎进了姐姐的屋子，说：“保珍，准备好了吗，咱们该

走了。”又说，“这个给你。”

姐姐问：“什么？”

权虎：“就是上次咱们在大世界商城看见的那款。”

权虎送给姐姐的，是一只新款的 NEC 手机，姐姐高兴得马上打开包装盒：“今天又不是我过生日，怎么还送我东西。”

权虎笑着：“送你东西，不需要等什么日子。”

外面，权三枪在叫：“小虎，走不走？”

母亲也喊姐姐：“保珍，还没收拾完？”

姐姐和权虎一齐答应：“完了，走。”

父亲也穿好鞋子，一家人出门，在院子里看到刑警队的小于叔叔来了。父亲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，有事？”

于叔叔：“啊，出门啊？”

父亲显然看出小于叔叔无事不来，便让母亲带保良和姐姐坐了权三枪的车子先去，说他和小于叔叔要留在家里谈点事情。

巷口 傍晚

保良随大家走到巷口，母亲问：“你画的画说要送给二伯的，带上了没有？”

保良愣住，说了句：“我去拿！”便返身跑回了巷子。

保良家 傍晚

保良返身回家拿画，他透过父亲房间半开的门缝，忽然奇怪地听到里面传出诡秘的低语。他走近偷看，看到父亲正和小于叔叔凑近了小声说话，说的什么听不清楚，但保良已经很久没在父亲潦倒的脸上，看到这样庄严的表情。

百万豪庭大酒楼 晚上

也许正是因为父亲脸上这份久违的庄严，让保良觉出某种异样的神秘，所以他在那顿热闹而又排场的生日晚宴上，始终心神不宁。快切蛋糕时父亲才姗姗而至，保良注意父亲的神

色，发觉父亲轻松说笑的面孔上，似乎遮掩着异样的沉重。

二伯正在看保良的画，见父亲来了，马上埋怨父亲：“老三，你怎么才来，保良都不高兴了。”

二伯的玩笑说得保良尴尬不已。二伯又问父亲：“又是单位有事找你？还是听我话辞职算了，到我这儿干多干少还不随你。”

父亲想了一下，还像过去那样冲二伯拱了拱手，但说出来的话，却让大家耳目一新：“多谢二哥，不过我这样子去你公司，你不嫌丢人？”

二伯哈哈一笑：“儿不嫌母丑，子不嫌家贫，你是我三弟，我嫌你什么！再说，你这腿是为了我家三枪才做下的毛病，我要嫌你那还是人吗！”

父亲没笑，说：“我下海了，你不怕我踩翻了你的船？”

二伯又笑，笑完还当着这么多晚辈们的面，用手去摸父亲的瘸腿：“你？没事，我的船大，就你这双脚，怕你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劲道！”

桌上的人全都笑了起来，连母亲和姐姐也都笑得特别开心。惟有保良笑了一下之后，又收住了笑容，因为他从父亲的脸上，似乎看不到发自内心的欢愉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二伯的话把我们都逗笑了，我们笑的时候恐怕谁也没有料到，父亲在几天之后真的辞去了公安学校的那个职务，一瘸一拐地走进了百万经贸公司刚刚盖好的大楼。”

保良家小巷 早上

从来不穿西服的父亲穿上了一件旧款的西服，拿过母亲递来的一只皮包，走出了家门。

同时出门上学的保良和姐姐走在父亲身后，姐姐用那只新手机给什么人发着短信，而保良看着父亲一瘸一拐的背影，眼睛里若有所思。

百万公司 白天

父亲来到百万经贸公司的楼门口，看一眼公司的牌子，他慢慢仰起头来，专注地凝视着这座外表俗气的大楼。

父亲迈开双脚，走进了楼门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父亲的辞职，再一次让我有了失落感，我在李臣和刘存亮的心里，一向被视为警门虎子，现在父亲忽然脱了警装，彻底成了一个平头百姓，不光我自己，连李臣、刘存亮都有点不大习惯。”

废窑 黄昏

保良和他的兄弟放学后在此聚会，三个人似乎全都情绪低沉，李臣无聊地向河岸的方向扔着石头，刘存亮则老成地叹息一声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那天放学后我们聚在我家后门山包上的那座废砖窑里长吁短叹，这座废窑是我们鉴宁三雄的一个秘密据点。我们放学之后，常在这里纵论天下，说完乔丹和萨达姆之后，有时也议论学校里的女生，对好看的女生在三人之间，做出并无效力的分配。”

保良家客厅 晚上

保良姐姐放学回家，向从厨房里端饭出来的母亲问了一声：“保良呢？”

母亲指指父亲的卧室，姐姐便吐舌无声。

保良父亲卧室 晚上

保良在父亲的卧室里心神不宁地站着，看着父亲一篇一篇地审阅着他的作业。

保良画外音：“其实，除了我九岁那年在公安学校大礼堂里看见的那个会喷火女孩之外，我一直觉得女孩子对我来说，全都可有可无，父亲未老先衰的面容和对我的谆谆寄望，才是压在我心上的一座大山。”